

文中生 张风云

近现代名人学者
生活录



近 现 代
名 人 学 者 生 活 录

文中生 张凤云

书目文献出版社

(京) 新登字18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名人学者生活录/文中生·张凤云编.-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ISBN 7-5013-1231-1

I.近… II.①文…②张… III.①名人-传记-中国-近代
②名人-传记-中国-现代 IV.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3493号

近现代名人学者生活录

文中生 张凤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210千字

199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13-1231 -1

I·104 定价: 5.40元

内 容 提 要

这些选自《北洋画报》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记述了我国近现代数十名学者名流在各个领域或学科中的成就，及其生活境况、思想状态、专长爱好、趣闻轶事和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对近现代史的研究，人物本身的探讨，有关文学、戏剧、影视等作品的编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吊嗓”与“转磨”的鲁迅	(1)
鲁迅恋爱	(1)
记鲁迅	(2)
鲁迅之《呐喊》不为其母赏识	(3)
鲁迅避难诗	(3)
鲁迅的报复主义	(4)
哀悼鲁迅先生	(5)
周作人不薄胡适之	(6)
周作人相信命运	(7)
刘半农书李大钊夫妇墓碣之误	(9)
刘半农与吴稚晖	(10)
刘半农博士之死	(11)
悼刘复博士	(11)
洪深自述	(12)
邹韬奋狱中生活	(14)
张恨水之言	(14)
张恨水与其小说	(15)
关于徐志摩之死	(17)
徐志摩周年祭	(18)
郁达夫不喜简笔字	(18)
郁达夫思妇诗	(19)

朱光潜发起读书会	(19)
记田汉之《名优之死》	(20)
舒母诞辰志趣	(21)
记名小说家潘皀公	(22)
记谢冰心女士	(23)
记江南老画师吴观岱	(24)
记诸健秋	(24)
记指画家李石君先生	(25)
名画家胡少章先生逝世周年纪念	(25)
徐友梅先生逝世	(26)
记女画家金耐先	(27)
赵望云的《田园集》	(28)
记张坤仪女画师	(29)
记漆雕家左次修	(30)
介绍左次修	(31)
舌画师黄二南	(32)
关于黄二南	(32)
漫画家周维善	(34)
记徐悲鸿	(34)
徐悲鸿题画	(35)
肖松人和他的创作	(36)
松人之美	(37)
肖松人画展评语选	(37)
张大千轶事	(37)

记张大千兄弟扇展	(38)
叶浅予日前过津南返	(39)
访叶记	(39)
叶浅予过津探魔窟	(40)
音乐家刘天华之死	(41)
影星交际史	(43)
高占非小史	(53)
胡蝶主演《夜来香》	(54)
阮玲玉之生前死后	(55)
阮玲玉以身殉讼	(56)
追悼阮玲玉	(58)
论程继仙	(58)
春和院中之小杨猴	(59)
废帝与遗伶	(60)
姜慧波之小生	(60)
谈姜妙香	(61)
姜妙香	(62)
辽东听刘宝全鼓曲	(63)
志鼓王刘宝全	(64)
富连成的今昔观	(64)
新年梅话	(65)
谈梅兰芳出洋事	(69)
梅兰芳渡美过东三日记	(70)

梅兰芳抵纽约之盛况	(73)
琴王记	(74)
国剧革新派之周信芳	(75)
荀慧生有整理旧剧之功	(76)
明星荀剧记	(77)
荀慧生之《香罗带》	(77)
论四大名旦	(78)
记“小梅兰芳”李世芳	(79)
谈小翠花	(80)
小翠花与刘盛莲	(81)
谈马连良	(82)
俞振飞小志	(83)
毕倚虹与程艳秋	(83)
十六、十七日明星观程记	(84)
谭富英	(86)
志谭富英之探母	(86)
胡碧兰之《汾河湾》	(87)
春云乍展记	(88)
章遏云访问记	(90)
王泊生在戏曲上之风格	(91)
戏曲学校的几位名教授	(92)
左宗棠轶事	(93)
石达开的女秘书韩宝英	(93)
谈武训及其后人	(95)

赛金花本事	(97)
赛金花本事补遗	(100)
赛金花嫁洪文卿事	(101)
赛金花生活补记	(102)
“花”影记	(103)
辜汤生之译诗	(105)
辜鸿铭轶事	(105)
《老残游记》著者刘铁云	(106)
袁太夫人捐建南开大学思源堂	(107)
郑孝胥先生	(107)
孙文轶事	(108)
蔡子民	(109)
朴学大师略志	(110)
章太炎与袁世凯	(111)
述章太炎先生	(112)
章太炎与《三字经》	(113)
章太炎“骂人”	(114)
章太炎谢绝哀挽	(115)
康有为轶事	(116)
记梁任公先生	(117)
谈秋瑾及津电《自由魂》之演出	(118)
冯玉祥之纯孝	(119)
冯玉祥论	(120)
冯玉祥之饭食	(121)
冯玉祥山居话旧	(122)

冯玉祥农舍话桑麻	(123)
冯玉祥不信佛	(123)
冯玉祥轶事	(124)
冯玉祥之女学生诗	(124)
记小凤仙	(125)
溥仪之出走	(126)
溥仪出走纪实	(126)

“吊嗓”与“转磨”的鲁迅

鲁迅的小说和他的短文，在近十年来，的确是有一部分势力，所以有人曾拿“文艺界的权威者”的帽子给他戴过。他的文章和他令弟启明的清俊淡远正相反，他是尖刻老辣。

最近报载他在上海被捕。有的说并不曾捕到他，他还在日本朋友家藏着。这自然是和所谓“普罗文学”有关了。

当此时，有位朋友便在发他的妙论了。他们道“谁叫他成天‘呐喊’，每日‘彷徨’？好好的叫唤什么？好好的又溜跄什么？假定逮捕之说属实，而今而后，也就用不着再吊嗓子（唱戏的人呐喊，谓之吊嗓），再转磨（无一定之标准而乱转之意。可作彷徨之俗译解）了。”

《呐喊》、《彷徨》，是鲁氏生平最著名的两部小说集，尽人而知。“呐喊”二字可代表其激昂，“彷徨”二字可代表其郁闷，而两集则固皆五年前旧作，又无与于所谓“普罗文学”也。

鲁迅恋爱

鲁迅先生一头长发，满脸胡子，想不到他有恋爱的事，最近青光书局出版了一本《两地书》，似情书而非情书，非情书又是情书。师生恋爱本很平常，但我认为其中最有意思

的就是他两人的称呼。第一封信许广平称“鲁迅先生”，自己署名“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称许广平为“广平兄”，不称女士而称“兄”，的确是别开生面，足见此公之个性与别人不同。数封信后便称鲁迅为“迅师”、“鲁迅先生吾师左右”，而鲁迅始终保持严正的态度而称之为“广平兄”。直到最后几封信，才有点情书味，许广平称鲁迅为E L · Deal，鲁迅称许广平为H · M · D，关于信的内容则多研讨学问及论杂事者，绝无情书之味。倘这书若教情书圣手的章衣萍来写，则“亲爱的小宝宝”早上场了。

记鲁迅

燕居无事，常趋若雨斋周作人先生处品茗，兼亲教益，间亦听得鲁迅之轶事。鲁迅之真姓名为周树人，字豫才，其笔名甚多，如隋树森、隋洛文、唐侯、迅行、褚冠、申飞、色人等等，有如画史中大涤子别号之多。浙之绍兴人，十三岁遭家庭之变，贫甚，后进矿务学校，并留学日本。寓东京时，以提倡新文艺改造中国思想为己任。回国后，任师范中学教员。及蔡子民长教部，召为主事。迨老虎部长章士钊主教部，革其职。后即为南北各大学教授矣。民国十七年，因钱玄同劝告，乃从事创作。其《阿Q正传》、《呐喊》及其它作品，即可见一斑矣。先生常发表思想于南北各报之副刊。前数年又来故都，见友人即云：此番仍卷土而去。语至沉痛。然先生诲人不倦，上课时粉笔常夹于耳上。偶至街旁饭棚中，食玉

黍窝头、莽面条，与苦力一桌共食，欣欣然有喜色。事母极孝，与其妻（编者注：指前妻朱安）情不相融。某日，先生课毕返家，适其妻煮粥以俟，先生闻饭味即厌，怒问其妻曰：“胡所为者？”其母闻之，乃曰：“此余所作。”无已，先生佯喜同食。向夕其妻方拟铺被，先生即怒目相向曰：“胡用尔为？”力毁其床。后其母奔至，谓此为余所嘱。先生始无语。

鲁迅之《呐喊》不为其母赏识

鲁迅先生之母，周老太太，虽为一旧式女子，然亦系大家女，幼曾读于私塾。嫁后，于操持井臼之暇，亦常披阅说部。旧小说几于无书不读，新小说则喜李涵秋之《广陵潮》，杂志则喜《红玫瑰》。当鲁迅昔年居平之时，一日，周老太太谓鲁迅曰：“人家都说你的《呐喊》做的好，你拿来我看看如何？”及看毕，曰：“我看也有不足之处！”事载章衣萍之《枕上随笔》。

鲁迅避难诗

当杨匏安之被捕也，当局求鲁迅甚急。北平且传鲁已被捕，其母本由岂明先生迎养在平，闻讯大惧，百般探问疑终不释。鲁幸得其徒柔石自狱中来信有所暗示，遂携许霞女士

及其不满二岁之小孩，匿居小旅馆得免。旅夜不寐，有避难诗云：“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墙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处写，月光如水照缁衣。”事后风云已静，鲁即来平探母，盖极度惊骇之余一面为快也。当时北辰报（非北平晨报）谓鲁“卷土重来”，疑其另有作用，而鲁终“卷土重去”矣。

鲁迅的报复主义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如果是有着真理，那么鲁迅就是真理的例外了。有些人认为鲁迅最可怕的，就是他的不讲恕道，却提倡报复。这报复主义，鲁迅是至死不肯放弃的。他遗嘱的最末一条，就是教人报复的。他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还有他生前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女吊》的最末一句，也是讲报复的。他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止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怨’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这都是他将死之言。右脚踏在别人的身上生活着，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只怕脚底下踩着的那些人起来报复的人们看来，自然不算是善的，虽然《圣经》上也有以牙还牙，以口还口的话，而且孔夫子也说过“以直报怨”。然而鲁迅

的报复主义，却不自今年始，老早在他与许广平女士通信里，已就这样说过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办法，只好让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自己既已饿死，还要固执着，不让老虎吃他死尸，或死到临头还不忘反咬它一口，这种倔强报复的根性，不特是老虎和侏鬼们所深恶，就连同难的伴侣们也有认为是多余的举动。既然无救于死，反咬一口，岂不是徒增老虎的恶感，而且有失忠厚之旨呢。他们以为俯首帖耳的被吃，或可以博得老虎的欢心，求它少嚼几下，彼此省事，平安入肚，岂不好吗？

哀悼鲁迅先生

听见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像从光明中突然坠入黑暗里那样的恐怖与悲哀。编者要我写一点追悼的文章，提起笔来，却实在觉得这工作是非常艰难。在这样的时代，对于这位伟大人物的死，能说什么呢！一个伟大人物活着的时候，大抵有若干恶势力攻击他，嘲笑他，躲在黑暗里放冷矢中伤他，而真能认识这伟大人物的人们，一定是拥护他，站在同一线路上向那恶势力进攻。及至这伟大人物一死，那恶势力却也蹙起眉来故意做出戚然的样子，而且说出种种惋惜的话语，其实这几乎是等于欢呼的，他们对于那人物的死是高兴的。而真能认识这伟大人物的品格的人们，到此时却反而沉默，他们知道怎样踏着先驱者的足迹迈进，他们知道多

说只有空虚。

特别是鲁迅先生，在这数十年中用了坚毅的精神，满怀了对于人类爱护的热情，与一切“哈叭狗”斗争。他打败了多少“哈叭狗”，他也就树立了多少敌人。他生前虽然受了种种中伤与磨难，这些却也正养成了他那伟大的人格。他们中伤他，正因为他是黑暗中的火炬，可以照见了他们的丑恶相。现在他已不能言动，“哈叭狗”们该觉得可以出来跳动了吧！然而鲁迅先生的讽刺是依然存在的，并不会随了先生的死亡而消失。

一个人的死亡，渐渐会被大家所遗忘，然而有的时候还会因想起他的言行而惊心的。鲁迅先生的死，将永远留给“哈叭狗”们以不快的记忆，他们将称这为“刻薄”。然而也给另外一种人以失去导师的悲哀。前者一定希望即刻把这伟大人物的言行忘却，以便更放肆的过着日子；后者却希望这位伟大人物的遗范永远存在，他们将从其中求得做人的方法。

因为刊物的性质的关系，在这里我所能说的只有这些，假使编者对我还有什么更大的属望的话，我只好敬致歉意了。

周作人不薄胡适之

在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的时候，周氏兄弟与胡适之先生原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胡先生曾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上，盛称周作人先生白话小品文的成功，说他是可以打破白

话文不能写美文的观念。在当时提倡文学革命的人们，原为的白话文通俗易懂，长于叙事说理，可以写应用文，而没有想到抒情写景方面，亦极优为之。十四年来白话文学的发展，倒是在文艺方面，成绩斐然，而应用方面，如公文案牍，反仍让文言文独霸一隅，白话文未能通用，这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所以当初有白话文不能写美文的观念。在当时他们原是彼此推重的，后来逐渐分化。在《语丝》与《现代评论》对立开笔仗的时候，胡先生已经是接近现代派一旁的了。然而，意见虽不同，感情还未坏，尚不至于施行人身的攻击。直到去年蔡子民、杨杏佛等人设立人权保障同盟，胡先生入盟后，发现该同盟的活动是革命的，自己不愿参加，遂发表违反同盟宗旨的言论，致被除名。至此鲁迅对他就不客气，作诗说他：“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又因为他到长沙演讲，何健送他五千元旅费，更骂他“肯向权贵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这就太露骨了。但是鲁迅虽是如此，而周作人却对他还好，并且有时还替他辩护几句，例如给曹聚仁的信就是这样说的：“□□□君的言论不甚入时，取憎于青年新人，亦是当然。窃意以为在不投机不唱虚伪的高调之点，或不无可取。故鄙人觉得不必过于责备，况即□君之低调，鄙人也唱不出也”。所谓□□□君者，即指胡先生也。

周作人相信命运

“关于命运”——这是知堂先生最近在文艺副刊上所